

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敬业爱业的报人,真诚坦荡的好朋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报人茂叔

□杨永信

茂叔,梁茂艺也。他做过记者,当过编辑,前些年已远行西去,但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仍时时浮现我的眼前……

1972年的农历春节刚过,我写了一篇千余字的小通讯《路线教育之后》……第一次投稿给《肇庆报》。稿子发出两个多星期后,有一天傍晚我像平常一样,坐在石板上埋头吃饭,我家墙角上方的小喇叭里播出一段音乐后,广播员说:“现在广播一篇小通讯,题目叫《老高重当队长》。”我一怔,是不是我的投稿?放下饭碗,仔细聆听,果然,就是我的稿子!

几天后,报社给我寄来了当天的样报,编辑将标题改成了内容更加突出;篇幅压缩了,结构更加紧凑。对编辑的改动,我只有一个字:服。

不久,报社编辑又给我来信,嘱我写一篇体会文章。我挑灯夜战,很快将文章写好寄出,不到一个月时间,我写的《我业余通讯员的体会》就刊登在《肇庆报》上。

这年夏天,县通讯报道组在县县委招待所二楼举办了一次全县近百人参加的学习班,特邀了《肇庆报》的两位编辑记者来讲课,其中一位就是茂叔,他身高大约1.7米,穿短袖衬衣,偏瘦,但双眼有神,说话声音洪亮,开场白几句话就把大家逗笑了,他说自己刚从干校“劳改”回来,又当“开荒牛”,被分配到肇庆创办《肇庆报》。任务艰巨,报纸能不能办好,有赖大家的支持。

他们来广宁,不是讲课,是听课,想听听大家对《肇庆报》有什么建议。接下来他口若悬河,有条不紊地介绍了写稿的注意事项,诸如要避免“客里空”,要“紧扣主题”,等等,这是我头一次听到这些新闻专业名词。茂叔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功底深厚,业务过硬。

讲课中间休息,我瞅准茂叔从洗手间回到讲台的片刻,快步来到他身边,叫一声“梁同志”就作自我介绍,茂叔听后说:“哦,你就是小杨?《老高重当队长》的作者,我听老梁(时任县报道组组长)说过的,你写作基础不错,今后可以多写。”得到了茂叔的认可和鼓励,我受宠若惊:“多谢梁同志,请多指教。”茂叔笑容可掬地连说“好嘛,好嘛”,真心实意写在脸上。

回家不久,我就给茂叔寄去的一封信,几天后我收到了茂叔的回信。他鼓励我多看书,不断积累知识,茂叔写的每一句话,都令我细细思考,有鼓舞也有鞭策。

经过几次书信来往,我逐渐了解了茂叔的一些情况。他老婆孩子还有老母亲都在广州,生活并不宽裕。

中秋节前,团地委在肇庆地委招待所召开了一次规模不大的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了会议。会后,我专门到地委大院湖边的《肇庆报》拜访茂叔。这是一栋两层

于是,一家人就在窗外细雨敲檐中,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忆慈母

□齐英武

不到六十岁的父亲突然被公司强行退休,原来每月80元工资,一下子变成了48元。这对于一个六口之家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更难以应对的是在这个时期,我姐、我二弟和我三个人先后在三所大学读书,而我二弟刚刚被录取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本是我父亲最感荣光的事,因为他最喜欢的二儿子,实现了他年轻时时候的夙愿。当年的北京二十四中文系仅我二弟一人考上了北大中文系,这是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愿望呵!就在我们一家人一筹莫展时,我母亲做了一个惊人举动:卖掉现在居住的祖宅,用卖房所得的钱财,供孩子上学!

很快就完成了这笔复杂的交易,同时也办妥了搬家的事宜,我们一家借住到我父亲做生意的伙伴黄大爷的一户宅子。

离开老宅,我心里很难受,有点难舍难分。只记得,在离开大门的那一刻,母亲指着门扉上用颜体书写的两行对联,对我们几个孩子说:这上联“忠厚传家久”你们都做到了,这是你们齐家的家风;这下联“诗书继世长”就看你们今后的表现了。我忍痛卖掉老宅,供你们读书上大学,很多人不理解,说我败家,可我认为这是兴家!我就是不要你们丢掉学业。有了知识文化,才能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老齐家的命脉不能在我的手中断送!

我们姐弟四个没有辜负母亲教诲,都出色地完成了大学学业,并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优异成绩。多少年了,母亲的话言简意赅、掷地有声,至今仍常浮现在我的脑海。

此后绒书无处寄

□吴承学

我在《中山大学学报》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栏上,罗先生非常客气回信:“我那个简单的发言,先生以为可用,真是高兴,当尽力改写,需再看一些材料与别人研究成果,使不至单薄。力争三月中交稿。但届时先生当加审查,你多年研究此领域,深有心得,把把关才好。”

到了3月6日,他就提前寄来稿件,他对会议发言又作了进一步的改动和补充。同时他又附一信说:“人老思路不清,总觉得没有说明白,虽亦不敢懈怠,但已力不从心。先生万勿客气,如不可用,掷还即可。”这些细节都显示出罗先生的严谨与谦虚。后来,这篇论文发表在2009年第3期《中山大学学报》上,这篇文章也确实有代表性。从这个选本,可以看出罗先生的学术眼光、学术责任感与学术担当,也看出他对年轻人的重视、赏识与提携。

2008年12月,我们中山大学召开中国古代文学国际研讨会,罗先生特地从天津赶来支持我们,还专门从会议撰写一篇题为《我国古代文学定名的若干问题》的论文,会议后,我写信给罗先生,希望他的发言可以刊登在

于未来的展望,涉及当代的文体学研究的评价与导向。书评古今贯通,文赋很丰富,见解非常深刻,是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相关重要问题的系统周密的思考,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起着向导和推动作用。

罗先生外表平静如水,但他的感情是非常丰富的。晚年的罗先生,时时流露出感慨与感伤之情。在罗先生所撰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系列书籍中,《明代文学思想史》的写作是比较辛苦的,这对罗先生来说是新的领域,而且当时他年纪也较大了。

2012年,罗先生给我的信中说:“我的《明代文学思想史》总算写完了。前后十二年,真是筋疲力尽。”2013年2月,罗先生送了《明代文学思想史》给我,其《后记》中有一句话:“在这个历史上,我们便是如此地匆匆走过,没有一丝痕迹。”我特地给罗先生回信,我说:“在未来的学术史上,您所引领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肯定会留下浓重‘痕迹’;而在当代我们后辈学者的研究中,受到这种影响的‘痕迹’也就更多了。”罗先生回信说:“谢谢你的祝福和安慰。多年来为感伤情绪所支配。上月十日同事

2011年,《学术研究》杂志约请罗先生为我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书写书评。罗先生很快答应,写了一篇《寻源·辨体与文体研究的目的》,发表在《学术研究》第4期上,这篇论文不仅是对拙著的评论,更是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综述及其对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便是如此地匆匆走过,没有一丝痕迹。”

我虽然不是罗宗强先生的弟子,但一直视先生为老师,而且,先生和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那就是同乡之谊。罗先生是揭阳人,我是潮州人,同属于潮汕地区。他是从潮汕走出去的杰出学者,一直是潮汕人的骄傲。在古代文学的学者中,潮州乡亲相当多,所以这种关系显得更为珍贵。

罗先生是在家乡读书长大,上大学才到外地的,所以保持着潮州人的许多生活习惯,比如喜欢喝茶,要的还是潮州的凤凰单丛茶。潮州人崇尚传统文化,喜欢诗词书画,低调,文静又温润,表面平和,内心感情炽热丰富。罗先生就是典型的潮汕人。我最喜欢罗先生一口浓浓的潮州乡音,而且越是老年,乡音越浓。我一直觉得罗先生的普通话讲得最好听,因为感觉最为亲切。

罗先生对晚辈学者,无论是不是自己的弟子,都尽力提携,有一种特别的温情。

2002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罗先生主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一书,在这一百年中海量的古文论研究的论文中,仅选了海内外36

看似柔弱,实则执著、顽强、坚定、不屈不挠

炊烟袅袅

□徐欢来

晨起,下着小雨。推窗,看见袅袅炊烟从泥瓦屋顶烟囱飘出,瓦片被雨水打过,透着光亮,旁边的山树翠绿欲滴。我晓得,此时,母亲正在厨房里烧水做饭。只要母亲在,家里便炊烟不断。

走进厨房,母亲果真在忙得团团转。她一会儿弯腰往灶里添柴,一会儿起身用锅铲炒菜。铁锅里热气腾腾,氤氲的蒸汽里,母亲瘦弱的身子时隐时现。我连忙坐在灶台前,默默往灶里续柴火。母亲看见我,眼眸出现闪烁的亮光。

从嫁给父亲那天开始,厨房便成了母亲的领地。父亲去世后,厨房依然是母亲的领地。一进入厨房,母亲便浑身是劲。她穿着围裙,如同披着铠甲的女将,柴火灶土灶、油盐酱醋、锅碗瓢盆……一切驾轻就熟,尽在掌控之中。厨房里,灯光昏暗,一只3瓦的LED灯泡吃力地发出白光。我偷偷换了一只15瓦的LED灯泡,亮堂堂的,结果被母亲勒令换回。母亲责怪我说:“俗话讲得好,丰年要当歉年过,有粮常想无粮时。厨房里的灯光,看清得可以,千万莫浪费!”母亲的责怪,并非责怪,她那沟壑纵横的脸上,写满了慈祥。

清明回家,我发现母亲在厨房旁,新辟了几分菜地。菜地里,有番茄、黄瓜、豆角、茄子、香葱、空心菜,生机勃勃,长势喜人。母亲种菜从不打农药,看见虫子,便用手捉。虫子多了,麻雀也会来帮忙。菜地里,麻雀落下,又飞起,叽叽喳喳。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劳动是她的本色。父亲去世后,母亲便独自居住,每天洗衣、种菜、养鸡、做饭,忙得不可开交。长年累月的劳作,在母亲的脸上、手上,雕刻出松树皮一样的皱纹和沧桑,也是硬伤。我心疼母亲,对她说,我们家生活好

他自己穿什么?粗布衣服,连一双皮手套都没有

他有独门绝活——“熏牛皮”,专业术语叫“硝皮”。阿公的手艺,是“高山山上打锣鼓——响声远扬”,也可以讲“过了这村没这店”。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粤赣两省交界的广东省龙川县细狗镇,是当时最大、最旺的牛墟,贩牛的集散地。当地老一辈的人,都知道阿公的手艺,手头有皮子,即使翻山过岭,也愿意送给阿公硝。他的硝皮子,轻、薄、软、干净,没有异味。

阿公去世后,还有人找上门来呢。硝牛皮的过程很复杂,印象很模糊,我没办法“复盘”,就请教阿公。

“县收购部(公社化时代)收购的,以及私人送来的牛皮,粘有泥沙、血迹,要清洗干净,边角角的残肉、牛筋要剔除,然后放入配好药水的大水缸里沏。”沏到什么程度,阿公心里也没数,只说捞起牛皮的时候,水缸上面“呕吐”白泡,铺满缸,很腥,要放在水塘里再浸泡。

了,不要忙碌碌了。母亲立刻严肃起来,正色道:“一个人不做事,光吃饭困觉(睡觉),那不成了猪?”

我晓得,有事情做,母亲才踏实;辛勤所得,母亲才安心。做事,是母亲安身立命之本,是母亲内心始终坚守的道。母亲一生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事事风格:凡事,必须追求完美;自己能做的事,绝不推给别人;今天能做的事,绝不推到明天;心里认定的事,绝不半途而废。母亲的事事风格,也是一种做事境界,更是一种做事精神。

母亲虽没念过书,却富有远见卓识。在人人忙于“吃得饱”的年代,她就开始谋划“吃得好”“吃得开”计划。勒紧裤带,省吃俭用,供我们兄弟姐妹读书,是该计划的核心内容。常有好心人对父亲说,你家咁多崽女,负担太重,干吗不让他们出来挣钱?这种话听多了,父亲心里便动摇了。回家与母亲商量,被母亲狠狠瞪了一眼。正是在母亲坚持下,我们得以尽情读书。在读书方面,我们发扬了母亲的做事精神。数十年过去,家里博士成群。

吃过早饭,母亲开始喂鸡。如今,母亲老了,白发苍苍,腰也弯了,步履蹒跚。往食盆里倒鸡食时,母亲嘴里“咯咯咯咯”唤鸡。几只麻鸡扇动翅膀,飞奔而来,围着食盆,又是叫,又是跳,又是打,又是闹。我听得,母亲唤鸡的声音,远非年轻时那么清脆嘹亮。她明显气不足,声音日渐微弱,有些喘,有些上气不接下气。走路时,还要不时扶着墙,小憩一下。毕竟,八九十岁了!

从厨房出来,我睁大眼睛,回望屋顶烟囱飘出的炊烟。炊烟充满古韵,缓慢、轻盈、淡然,从容、向上,宛如倾诉的语言。炊烟袅袅,看似柔弱,实则执著、顽强、坚定、不屈不挠,如同母亲。



看不见的城市 no.2 (布面丙烯) □谢莉斯

7月21日-8月13日,“七号空间|广东美术馆青年艺术家学术提名展·第十八回:无人之境——谢莉斯、周钦珊、卓莹作品展”在广东美术馆举办。

好多事都蹉跎了,他就把那些事换个名词,称之为“理想”

拖延症

□吴玲瑶(美国)

印象中,妈妈抱怨爸爸最多的是嫌他做事拖延,她自己是急性子,看不惯该做的事不马上做,就一溜烟跑掉。她生下的几个孩子,有的性急,有的拖拉。孩子小时候一放暑假,有人把全部的暑假作业业马写好,连日记也预先编造;有的先玩半月再定夺,拖延带来愉悦感,等到开学前一天,才惊觉作业没做完,只好通宵达旦临时抱佛脚赶着做,形成有趣的对比。

小学教室贴着老师强调的座右铭:“今日事,今日毕。”顽皮的同学私下却念着顺口溜:“今天凑合过,事情明天做。”同学们都心知肚明,拖延是有选择性的,只做功课拖延,不拖延休息玩乐。但正事儿拖着不做,只会疯去

玩、去偷懒、去无所事事,表面上暂时忘却该做的事,潜意识里其实还惦记着,拖着拖着,常会掉进愧疚的深渊,几乎成了这个时代许多人摆脱不了的梦魇。

有人很为自己爱拖延而苦,不懂这毛病是与生俱来的坏习惯,还是身不由己的遗传?抑或是懒的借口?或是不会管理时间?有位同学到书店买了一本关于拖延症的心理书,希望能从内到外改变自己,结果买了两年,那本书的第一章还没有看完。另一人困扰于自己的拖延症越来越严重,去请教专家,问:“这毛病治不好吗?”得到的答案是:“多数患者拖着不肯治。”但此症状偶尔也会不药而愈,如果女神在楼下等他约会,拖延症立马痊愈。

有位个性很慢的朋友对拖延症持正面看法,认为拖延症不是一种病态,而是一种非常智慧的生活策略,生活中总会遇到很多问题,只要拖一拖,就会自行化解,如果没有化解,表示拖得还不够久。有许多智慧的话是针对这事说的,“事缓则圆”、“欲速则不达”、“好事多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遇事就是要拖一拖,时间让事情变圆融。

一位老先生说他善于把今天要做的事拖到明天,把明天要做的拖到明天的明天,如今八十多岁了,好多事都蹉跎了,他就把那些事换个名词,称之为“理想”,理想本来就是不易达成的,说自己一直是有理想的人。

阿公的绝活

□赖振波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阿公年纪上来了,气力不足,不硝牛皮了,只接小动物的皮,熏牛皮的灶也荒废了。

牛皮熏好,就可以“硝”了。硝皮要多少公,要硝几天?硝好后再“展”——拉伸,在哪几个位置拉,拉多长时间?牛皮挂起来晒,晒多长时间?晒了之后要阴干,阴干到什么程度?这些细节,阿公从未提起过。

“牛皮硝好后,价钱和对方面平分。”阿公说。一张硝好的牛皮,少说有十几斤吧,也可以赚不少钱!

俗话说:种菜的吃黄菜叶,打铁的用旧刀磨。

阿公咁好手艺,他自己穿什么?粗布衣服,连一双皮手套都没有!

我体虚寒,怕冷,睡到天亮,脚还是冰冷。冬天,冷得浑身发抖,像“打摆子”,缩成一团,很难止住。

阿妈应该向阿公求了情。阿公很不情愿地给了一张硝好的狐狸皮。阿妈请县里“制衣

社”的何师傅缝制狐狸皮夹袄,很合身。夹袄没有腥臭;毛色干净;柔软,手感舒服,折叠方便;轻柔,穿着轻松、贴身,不影响双手活动;保暖,可以少穿一两件衣服。后来考上大学,在赣州读书。赣州比老家还寒冷,但有狐狸皮夹袄“护身”,大学三年,都没被冻着!

阿妈告诉我:“阿公给过阿叔(父亲)一条牛皮皮带,用了三十年呢!”

那么,阿叔的牛皮带加上我这件狐狸皮夹袄,就是阿公留给我们家仅有的两样东西了!

浸牛皮、泡牛皮、熏牛皮、硝牛皮、晒牛皮、阴干牛皮,有好多“学问”,要学也不会是容易的事,阿公不教也就罢了,最关键的是泡牛皮的“药方”没传下来。

有时一家人扯闲天,讲起“方子”,大家都埋怨阿公。阿叔饮了几杯酒,信誓旦旦:“我晓得配方!”我们都竖起耳朵听,阿叔却讲不出具体用量,用量比例,请他写出来,也没有着落——真的是绝活!

放生

□杨帆

我曾经骑马或者坐船进入许多幽秘的疆域

我经历许多不同的境遇绝望的,悲哀的幸福,安宁的

曾想过像个浪漫的革命家与草原上的繁星默然对视

也想过像个仗义的游侠与黄昏时的落日举杯敬彼此

而如今我只想把轻轻的放入大海就如放生一条深海的鱼

